

評析義大利五黨聯合新政府

蘇秀法

今（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和十五日義大利舉行戰後第十次大選，六個星期之後，始由經濟專家基民黨人葛瑞亞組成政府，比起六月十一日英國大選結果揭曉四十八小時之內，柴契爾夫人即完成組閣工作，顯示出義大利多黨政治運作的遲滯多艱。

葛瑞亞政府是個五黨聯合政府，包括基民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自由黨和共和黨，也是義大利戰後第四十七屆政府。這個聯合政府是經過多次磋商、折衝和妥協之後組成，基礎上顯得有欠穩定。

自一九四六到一九八三年的三十七年之中，義大利基民黨一直是政治上的主導力量，不論和那些黨合作，基民黨人總是坐在總理寶座上，但是到了一九八三年，政治情勢起了變化，改由社會黨人執政，組成五黨聯合政府。今年春天，由於總理社會黨人克拉西不肯履行告基民黨人輪流擔任總理的約定，釀成政治危機，克拉西政府終於在三月三日宣佈總辭，提前一年舉行大選。

克拉西政府總辭後，由基民黨元老政治家范法尼負責看守內閣，以待大選結果揭曉。

在大選中，基民黨雖稍有新獲，且仍高踞義大利政壇第一大黨地位，但社會黨在這次大選中則是最大的贏家，因而新的聯合政府組成中有了更大的發言權，除了總理職位讓給基民黨人之外，在三十名內閣部長中，不僅獲得副總理職位，也囊括了八個重要部會。基民黨為了重返總理府，對於社會黨的壓力自不得不忍痛付出相當代價。

義大利新總理葛瑞亞曾在前政府擔任財政部長四年，是經濟問題專家，由其處理當前義大利的經濟問題，原是最適當的人選，但是一個五頭馬車的政府，意見統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社會黨黨魁克拉西懷有高度的政治慾望，有伺機問鼎總理的打算，而基民黨內部也意見分歧，葛瑞亞政府在這樣基礎脆弱的情況下，究能持續多久，殊難逆料。

聯合政府的組成

義大利經過長達五個月的政治癱瘓後，基民黨人葛瑞亞（Giovanni Goria）終於在同年七月廿八日宣佈組成五黨聯合政府，是為義大利第二次大戰後的第四十七屆內閣。

組成新聯合政府的五個政黨，與上屆社會黨人克拉西（Betino Craxi）的聯合政府完全相同，除基督教民主黨、社會黨兩大政黨外，還包括共和黨、自由黨、社會民主黨三個小黨。①新政府已於七月廿九日在總統柯西卡（Francesco Cossiga）主持下宣誓就職，並先後通過參、衆兩院信任投票。自今年三月三日克拉西辭職，聯合政府解體而導致的政治危機，至此告一結束。

新政府的陣容：②

總理兼義南開發事務部長：③葛瑞亞（基民黨）

副總理兼國庫部長：亞瑪托（Giuliano Amato—社會黨）

外交部長：安德瑞奧蒂（Giulio Andreotti—基民黨）

內政部長：范法尼（Aminore Fafani—基民黨）

司法部長：法沙理（Giuliano Vassalli—社會黨）

預算及經濟計劃部長：柯隆波（Emilio Colombo—基民黨）

財政部長：賈法（Antonio Gava—基民黨）

國防部長：查諾勒（Valerio Zanone—自由黨）

農林部長：潘多費（Filippo Maria Patoffi—基民黨）

勞工部長：福米加（Salvatore Formica—社民黨）

區域事務部長：古勒拉（Aristide Gunnella—共和黨）

預防天然災害部長：賈斯巴瑞（Remo Gaspari—基民黨）

教育部長：賈羅尼（Giovanni Galloni—基民黨）

註① 蘇秀法，「義大利第十屆國會大選」，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六卷第十二期，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十日，五十四至六十三頁。

註② *Le Figaro*, 30 juillet, 1987, p. 3. *Le Monde*, 30 juillet, 1987, p. 3. *Financial Times*, July 30, 1987, p. 2.

註③ 該部主管 Mezzogiorno 區之開發事務。Mezzogiorno 是指義大利南部沿海及地中海各島嶼包括：Molise, Campanie, Pouille, Basilicate, Calabre, Sicile, Sardegna.

公共工程部長：戴諾斯 (Emilio de Rose—社民黨)

運輸部長：曼尼諾 (Calogero Mannino—基民黨)

郵電部長：馬密 (Oscar Mammi—共和黨)

工商部長：巴塔格里 (Adolfo Battaglia—共和黨)

外貿部長：盧紀諾 (Renato Ruggiero—社會黨)

商船部長：僕朗底尼 (Giovanni Prandini—基民黨)

國家參與事務部長：格蘭里 (Luigi Granelli—基民黨)

衛生部長：多納加丁 (Carlo Donat Cattin—基民黨)

觀光部長：加拉諾 (Franco Canaro—社會黨)

文化部長：威芝尼 (Carlo Vizzini—社民黨)

環保部長：盧佛羅 (Giovio Rufolo—社會黨)

科學研究部長：盧伯蒂 (Antonio Roberti—社會黨)

議會關係部長：馬塔瑞拉 (Sergio Mattarella—基民黨)

公務員事務部長：聖多效 (Giogio Santuz—基民黨)

歐市關係部長：拉培哥拉 (Antonio La Pergola—社會黨)

都市事務部長：托格羅里 (Carlo Tognoli—社會黨)

特殊事務部長：諾莎夫人 (Mme Rosa—基民黨)

以上共三十名部長，基民黨祇佔十五名，另外十五個部則分由四黨擔任，其中社會黨八名，共和黨三名，社會民主黨三名，自由黨一名。

五黨並同意新政府施政綱領以下列三項為重點：④

一、加強義大利南部及臨近地中海各島嶼等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

二、確保經濟復甦後的整體平衡；

三、近期内就核能和平使用政策及司法改革問題舉行公民投票。⑤

註④ *Le Monde*, *op. cit.*

註⑤ 同註①。

葛瑞亞政府的組成，雖然結束了長達五個月的義大利政治危機，但是基民黨與社會黨之間的權力鬭爭並未因之終止。基民黨固然成功地從社會黨手中奪回了總理寶座，重返自一九四六迄一九八三年之間從未離開的總理府，再度成爲義大利政壇的主導，但基民黨在新政府閣員席次安排上以及政綱重點方面，都曾作重大讓步。

早在葛瑞亞銜命組閣之前，柯西卡總統曾先指定基民黨魁戴密塔（Ciriaco De Mita）試組新政府，由於戴密塔是前任克拉克西政府垮臺的「功臣」，克拉克西予以報復，激烈反對，終於加以否決，對戴密塔個人而言，無異一打擊。但是，當前的政治情勢是：基民黨和社會黨任何一黨組閣，都少不了對方的合作和支持，而這兩個互相需要的政黨領袖似有不共戴天之仇，無法忍受和對方共處於同一內閣的「屋簷」之下，柯西卡總統爲了打破這一僵局，不得不改提總理人選——葛瑞亞。葛瑞亞是戴密塔的熱烈支持者，被視爲戴密塔的親信，又是基民黨的左翼分子，^⑥因此葛瑞亞佔人和之使出而組閣，不但爲戴密塔所同意，也能爲社會黨所接受。

克拉克西深知自己不可能蟬聯總理，也不願接受低於總理的閣員職位，但堅持社會黨必須在聯合政府中佔一重要位置，也就是說副總理應該是社會黨人，素有克拉克西左右手之稱的亞瑪托便成爲「最恰當」的副總理人選。這位年四十九歲的義大利憲法學教授，曾是克拉克西總理任內極受重視的政治顧問，^⑦目前將其安置爲副總理，克拉克西勿需親自入閣，即可對內閣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亞瑪托不但是僅次於總理的政府副首長，而且還兼國庫部長，國庫部長爲義大利內閣的重要職位之一，素由基民黨人擔任，現由社會黨奪走，被認爲是社會黨的一大勝利。更重要而有趣的是：社會黨克拉克西和基民黨戴密塔兩個互不相容的政敵都被排除於內閣之外，而他們的「嫡系」却都在新政府中位居要津。

此外，司法部、科學研究部，自義大利成爲共和政體以來，即是基民黨的「專利」，這次社會黨堅持改由社會黨人擔任。外貿部及歐市關係部都關係義大利的經濟命脈，也由社會黨人取得。社會黨在新政府中佔有八名部長，比在上屆政府中增加兩名。基民黨爲了取得社會黨的合作，不得不忍痛付出如此重大代價。

南部地區及地中海義屬各島嶼開發問題，關係鉅額資金的運用，社會黨垂涎已久，但因這一地區素爲基民黨選民集中的重鎮，豈能輕易放棄！因此，義南開發事務部長一職，由總理葛瑞亞親自兼任，以示重視。

基民黨元老安德瑞奧蒂，保住了外交部長職位。范法尼年逾古稀，在這次政治危機中，受命肩負過渡政府總理的重任，使他丟掉了擔任已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參院議長職位，^⑧新政府乃以內政部長補償。

註⑥ *Independent*, July 28, 1987 p. 9.

註⑦ *Le Monde*, *op. cit.*

註⑧ 同註①。

至於新政府的政綱，基民黨原反對將核能政策案及司法改革案付諸公民投票，認為公民投票無法根本解決這兩個問題，^⑩但在社會黨的堅持下，不得不作讓步，承諾在近期內舉行公民投票，並明文列為政綱重點。核能政策案和司法改革問題曾是社會黨和基民黨無法達成協議而使克拉克西政府垮臺的原因之一，而今時移勢異，基民黨也不得不向社會黨的壓力忍讓。

葛瑞亞其人其事

葛瑞亞出生在義大利西北部碧耶蒙區 (Piemont) 的阿斯提省 (Asti)，當地盛產葡萄，以釀製白葡萄酒出名，葛氏對品嚐名酒有獨到的經驗。這位義大利新總理於一九七〇年加入基民黨，一九七五年出任一家地方銀行的經理，並兼職基民黨阿斯提分部書記之後，一帆風順，宦途得意。一九七六年當選國會議員，此後歷年選舉均連選連任。葛瑞亞初入國會時，參加下院財政委員會。一九七七年掌管基民黨經濟局，一九七八年出任安德瑞奧蒂內閣的經濟顧問，一九八〇年受命任預算暨經濟計劃部次長。一九八二年升任范法尼第五任內閣的財政部長，由於事出意外，使他頓感手足無措，臨時向朋友借一套藍色西服去參加在總統府舉行的宣誓就職典禮。當時，年僅三十九歲，是義大利政治史上最年輕的部長。今年七月，正在他四十四歲生日的前兩天，葛瑞亞又奉召組成義大利戰後第四十七屆政府，一躍而成爲二次大戰後義大利史上最年輕的總理。他却謙虛地自稱是「一名會計走上政壇而已」。^⑪

葛瑞亞在杜林 (Turin) 大學獲經濟學和商學學位，也是義大利近代名經濟學者之一李可沙 (Sergio Ricossa) 教授的高足。有人問他是不是經濟學家，他一口否認。又以半嚴肅半開玩笑的口氣說，他的貨幣學是從報紙上學來的。^⑫

葛瑞亞在前政府四年半的財長任內，獲取了豐富的世界金融和國際財政業務經驗。出席國際會議時，除用簡單英語外，有時也用流利的法語答覆問題。^⑬

葛瑞亞已婚，有子女兩人，住在阿斯提一層樸素的公寓內，在鄉村則與妻兒共擁有一棟別墅。公餘或假日和朋友們以打撞球取樂，享有「撞球高手」的美譽。^⑭

註⑩ 同註①。

註⑪ *Economist*, August 1, 1987, p. 48.

註⑫ *Le Figaro*, 15 juillet, 1987, p. 4.

註⑬ *Financial Times*, July 16, 1987, p. 14.

註⑭ 同註⑬。

頗具影星風采和坦誠直率性格的葛瑞亞，已成爲義大利電視上最受歡迎的新聞人物，也被視爲是義大利近年來經濟復甦的象徵。他在過去財長任內的政策，不但深受義大利金融界和企業家們的稱讚和支持，而各地區的中小商人，尤其是那些曾經將自己涓滴血汗奉獻於義大利經濟成長過程的北部商人，似乎都爲他的才幹、作風所吸引。

葛瑞亞不僅是一位謹嚴的技術行政專家，也是降低通貨膨脹設計者之一，義大利在一九八二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六十六，一九八六年即降爲百分之五。^⑭

葛瑞亞被提名爲總理之初，曾在基民黨元老派中引起一陣爭議，但是，新的一代基民黨人却視他爲政治革新的先驅，期望他的任命能給執政四十年之久的基民黨帶來新的力量和新的導向。

葛瑞亞沒有克拉西那樣言出驚人，誇大其辭的技巧，也不像安德瑞奧蒂擅於玩弄權術，他是一名誠實而勤奮努力的團隊工作者，在危機發生時能夠保持冷靜。^⑮

有「務實主義者」之譽的葛瑞亞，也是一位溫文爾雅的策士，善於協調折衷。^⑯他具有的魅力已使他成功地組成了新政府，今後如何操舵導引這個政潮潛伏，同床異夢的五黨聯合內閣安穩航行，正是義大利全國人民目前最所企盼的。

新政府新問題

近代西方國家在大選後產生的新政府，多能帶來相當時期的穩定局面，以推行新的政策。可是義大利這次組成的聯合政府，持久穩定的希望則甚渺茫。

分析葛瑞亞政府基礎之所以脆弱不穩，不外由於下列兩個因素

第一、外在的因素。在目前情況下，葛瑞亞政府壽命的長短，主要繫於社會黨的合作態度。上屆社會黨領導的聯合政府垮臺，是因爲克拉西未遵守「總理職位應與基民黨輪流擔任」的約定，不肯讓出總理職位，與基民黨領袖戴密塔發生權力之爭，竟至相持不下。義大利經過五個月的政治真空之後，社會黨雖然同意加入基民黨領導的聯合新政府，但是這次的合作關係能否一直維持到下屆大選，仍是一個問號，聯合執政的各個政黨對此並沒有作任何協議。克拉西對戴密塔的倒閣之恨，始終耿耿於懷，此次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Financial Times*, July 31, 1987, p. 18.

註⑯ 同註⑮。

在新閣組成中不但否決了戴密塔為總理指定人，而且還堅持須滿足對社會黨有利之條件後，才答允合作，克拉西本人則置身於政府之外，專心從事社會黨的黨務領導工作，隨時伺機準備基民黨而代之。這位社會黨領袖尤其寄望於下面兩個機會：一個是今年秋季的公民投票，再就是明年夏天的地方選舉。如果葛瑞亞政府能夠在核能政策及司法改革兩個問題的公民投票上順利過關，克拉西則要等待明年夏天地方選舉的結果，再決定下一步行動。^①

第二、基民黨的內爭也是葛瑞亞政府難以穩定的內在因素。戴密塔自接掌基民黨書記以來，即不斷致力於黨務的各項革新，如疏離與黑手黨有關係的幹部，改變基民黨的形象，消除黨內的小派系，強化黨中央工作效率等都極具成效。同時戴密塔也從事培植新秀，如葛瑞亞即是基民黨的新秀之一。戴密塔以才幹用人，不意識形態為取捨標準。但是他的革新措施却被元老派指責為左傾意識，有違基民黨的基本立場，因此在大選前一星期，元老派安德瑞奧蒂，現任衛生部長多納加丁等人簽署一項所謂「三九號文件」，內容之一是：如果基民黨在大選中失敗，即行召開黨大會重新檢討黨的政策。大選結果揭曉，基民黨並未遭到敗績，而且得票比率還稍有增加，「三九號文件」各項條款乃順延至下次選舉後實施。亦有人指責戴密塔因為與克拉西的私人恩怨，而不顧社會黨及其他小黨都是基民黨抵制共產黨的「傳統戰友」，使基民黨處於孤立的地位。更嚴重的是說戴密塔忽略了基民黨與天主教間的深厚淵源，有疏離天主教的嫌疑，意圖擺脫教會的影響，違背了對教皇效忠的原則。^②

基民黨面對當前的政治情勢，如何因應？意見分歧。元老派認為戴密塔與克拉西針鋒相對的強硬作風，令人擔憂，目前唯有忍耐方是上策，在時機尚未到來之前，祇有暫時和社會黨妥協；黨內左派如基民黨議會黨團主席馬丁佐里(Martinazzoli)則認為與社會黨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使用「硬碰硬」的策略，因為基民黨素被指為保守，社會黨則打著進步的旗幟，「硬碰硬」之下，將對基民黨不利。最根本的辦法是先向下紮根，鞏固黨的基層組織。^③黨內如此意見分歧，莫衷一是，對葛瑞亞政府的穩定性，自將構成重大威脅。

義大利自稱其經濟成長已超越英國，且即將趕上法國，並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仍將繼續攀升。事實上，義大利政府發表的統計數字是巧妙地將活躍於義大利的地下經濟現象包括在內，其可靠的程度，若干西歐人士表示懷疑。^④義大利克拉西執政時代的經濟繁榮，並非完全是政府政策的領導成功，最基本的原因應歸功於油價下跌、原料價格低廉和美元貶值等因素所賜，克拉西政

註①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5, 1987, p.12.

註② *Le Monde*, 29 juillet, 1987, p.4.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Economist*, August 8, 1987, p.14.

府適逢其會，幸運遇到這些好景的出現，對於義大利經濟真正存在的問題，並未解決，如公共事業的浪費，預算赤字的有增無減等可以說都是義大利經濟的毒瘤。在里拉 (Lira) 可能貶值的謠言聲中，證券市場蕭條，投資者裹足不前。克拉西執政時代的經濟繁榮成果，並未均衡地加惠於一般人民，北部阿爾卑斯山一帶農巴笛 (Lombardy) 區平均每人收入是南部窮困地帶加拉布瑞亞 (Calabria) 人民的一倍。^②全國失業率為百分之十一點五，雖不比其他歐市國家的平均失業率為高，但其失業人口多為廿五歲以下的青年人，這些青年人之中每三個就有一個人找不到工作。^③去(一九八六)年物價上漲平均為百分之四點二，今年預計上漲率將為百分之五。^④

義大利經濟繁榮的火花，現在有日漸熄滅之勢，如何對症下藥？正是新政府當前的急務。葛瑞亞對經濟的原理，學有專長，經濟學家出任義大利總理，葛瑞亞尚是第一人，以其能力和經歷，應該是處理經濟問題最適當的人選。但是，在他背後必須有一個團結而和諧的內閣為後盾，才是成功的先決條件。

自美國「史塔克號」戰艦遇襲，波斯灣烽火迅速蔓延，英、法兩國經過一番猶豫以後，已先後追隨美國調派海軍艦艇前往波斯灣護航掃雷，共同肩負起維護波斯灣國際水道自由航行的責任。英國四艘六七五噸掃雷艇已於八月中旬由蘇格蘭出發，法國跟著也動員三艘掃雷艇從法國南部土倫港起程，兩國並各派艦艇護航。^⑤義大利是西歐仰賴波斯灣石油供應最多的三個國家之一，却始終按兵不動，直到一艘懸掛義大利旗的船隻遭到襲擊，以及義大利軍火商經政府許可賣給伊朗大批水雷以後，政府才考慮調遣三艘掃雷艇加入波斯灣的掃雷護航行列。^⑥

義大利外長安德瑞奧蒂相信聯合國安理會有關兩伊戰爭的停火協議，將可有效地帶來和平，主張將掃雷任務交由聯合國執行，同時尋求西歐聯盟 (Western European Union) 七國對波斯灣危機採取集體行動。^⑦安德瑞奧蒂的外交政策立即受到國際輿論的指責和國內人士的嚴厲批評，內閣其他閣員則對伊朗是否理會聯合國安理會的協議，持懷疑態度。安德瑞奧蒂的波斯灣政策，祇有義共表示贊成。自由黨人國防部長查諾勒認為波斯灣國際航道的自由航行應予維護，並表示義大利停泊在拉斯培佳 (La

註②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 1987, p. 20.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同註②。

註⑤ *Economist*, August 22, 1987, p. 38.

註⑥ *Financial Times*, August 17, 1987, p. 2. *Daily Express*, Sept. 5, 1987, p. 8.

註⑦ 同註②。

Spezia) 海港的掃雷艇祇需二十五天即可駛抵波斯灣。^② 基民黨內人士指責安德瑞奧蒂政策不當，參議院國防委員會基民黨人主席賈康弟 (Delio Giacometti) 指責安德瑞奧蒂的波斯灣政策使義大利尊嚴受損，他說：「我們必須加強與美國的關係」。^③ 五黨聯合的葛瑞亞政府，正像一匹五頭馬車，一舉一動都受到五個動力的牽制，政策的制定曠日費時，在處理經濟問題上已處處顯得無力感，對派遣掃雷艇前往波斯灣問題，也言人人殊，遲遲得不到一個肯定結論。

義大利何去何從

以基民黨出任總理的五黨聯合新政府，與政治危機發生前以社會黨人為總理的上屆五黨聯合政府，表面上看來，似無不同之處，但是，五個政黨在新政府閣席的分配上，却與上屆聯合政府有著很大的差異。

義大利戰後歷屆政府都是在各黨派的磋商、折衷和妥協下產生和延續的，而本屆新政府的組成過程，其有賴磋商、折衷和妥協的艱難程度，可謂遠超過歷屆政府的努力之上。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重建的聯合政府意味著義大利政治正徘徊在一項重大轉變的邊緣上——可能出現一個排除基民黨的左派政府。當然，這項轉變的發生並不是朝夕之間的事，可能尚需相當時間的孕育、演化，說不定將在下次大選時發生，由義大利選民決定是否將國家的命運投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

今年六月十四、十五兩日的大選結果，基民黨增加了百分之一點四的選票，而社會黨的選票則上升了百分之二點四，對局外人來說，兩黨的些微之差，無關緊要，事實上，這些微之差正說明了一種轉變的趨向。

七月間出版的一期快訊 (*L'Espresso*) 週刊發表社會黨副主席馬特力 (Claudio Martelli) 和義共頭目的可能接班人俄克托 (Achille Occhetto) 的談話中，兩人都異口同聲地贊成組織一個左派政府。^④

早在社會黨和基民黨合作組織上屆聯合政府時，克拉西的長程目標就指向一個排除基民黨的左派政府。克拉西暗自以法國社會黨總統密特朗為典範，模仿密特朗逐步削弱法國共產黨的手法，先將法共逼上萎縮之途，再將義大利各左派政黨賦予新的形象，最後由他自己充當舵手。

社會黨在這次大選中顯示的實力，使克拉西更具信心，現在他正向社民黨、激進黨以及綠黨擺出友好的姿態，希望他們齊向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0, 1987, p. 2.

註④ *Economist*, August 1, 1987, p. 47.

社會黨靠攏，這三黨和社會黨的實力總和，可握有百分之廿三的選票，與義共在這次大選中得票百分之廿六，幾乎旗鼓相當，^②如此，義共在左派陣營中，將不再是壓倒優勢的「夥伴」了。

按目前的政治情形分析，儘管社會黨和義共企圖携手合作，但兩黨的實力還不夠達到合組政府的程度，除非無產階級民主黨（義共分出的一支）、激進黨、綠黨、社民黨和共和黨全體加入支持，再以社會黨和義共為主幹，才能組成一個多黨聯合政府。社民黨和共和黨兩黨的領袖雖不排除加入左派聯盟的可能，但社會黨領袖尼可拉茲（Franco Nicolazzi）仍然認為「走向左派政府的道路是崎嶇而漫長的，可能需要三到四年的時間。」^③現在問題的核心是：如果義大利共黨的招牌出現在聯合政府裏面，可能將投資者嚇跑，也將使義大利的北約盟國焦慮恐慌。

六月中旬大選揭曉，新政府總理人選尚未定案之前，戴密塔曾向克拉西攤牌：「由克拉西組織左派政府，或是接受基民黨人為新總理人選」。^④克拉西終於選擇了後者，不過，他否決了戴密塔本人出任總理的提名。這也許祇是克拉西施展的「戰略性退却」。

義大利由於受到美元貶值之影響，入口貿易正在迅速增加，更令工商界焦慮的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已達七百五十億元，這些問題都需要時間加以解決，如果克拉西操之過急，不予新政府喘息的時間，便採取不利於政府的行動，勢將遭到工商界的反擊。今秋的公民投票以及明年夏季的地方選舉，都將是新政府面臨的重大考驗，克拉西正等待時機成熟，要求基民黨讓出聯合政府的領導權，否則，他將以另組包括義共或接受義共支持的左派政府為要挾。如果克拉西的要挾不能發生作用，社會黨即退出內閣，聯合政府再度垮臺，義大利勢將再舉行一次選舉。基民黨深信可以在下次選舉中再打一次勝仗，但是，義大利選民經過四十年的政潮起伏和政治危機的震撼之後，也可能冒險作一次新的嚐試。義大利將何去何從？且拭目以待。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十日完稿於西柏林——
（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研究員兼國際組副召集人）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同註^③。

*

*

*